

我们村的春天

吕树国

天光刚亮，我爹就起床了。他起床时动静挺大，木板床咯吱一声，然后开门，木板门也咯吱一声，全家跟着起床。我爹扛上农具，我牵出牛，妹妹放鹅，姐姐烧早饭，我娘自然去了她的菜园子。

我爹一肩扛犁，一肩扛锹，走在前面，我牵着牛跟在后面。牛总是不急的，闲庭阔步，还卷起上唇对我笑，我费劲拉，它也不急。我爹嫌慢，停下，往路边让了让，等我牵牛过去，走到牛屁股后，踢了牛腿一脚，牛奋蹄，这下轻快多了。

田里敷着一层水汽，婷婷袅袅，田像笼了一顶薄纱帐子。水不深，沉浸了一个冬天，清澈见底，不时有地方咕咕冒泡。我爹说，这是黄鳝，也可能是泥鳅醒了。微风掠过，泥腥味扑鼻。我爹放下犁和锹，我姑父扛着犁和锹也到了。姑父家和我家同村，他家的田和我家田连着田埂，两家合用一头牛。我说，牛还没吃草呢，我家田犁完姑父也要犁，它怕吃不消啊。我爹难得听进我的话，想了想说也好，你放会儿牛，我逮两条黄鳝，中午烧烧吃。我大喜，牛好像也大喜。我爹脱掉鞋，撸起裤腿，下了田。春

天的水还很凉，他腿很快红了。淤泥很深，刚一下去，噗哧一声，小腿没了，我爹又把裤腿往大腿上撸了几道，我看到他连打几个寒噤才稳住。田埂上草正嫩，牛欢快地吃草，吃了几棵草，又抬头卷起上唇对我笑，我拍拍它的头说，别笑了，赶紧吃，回头要犁两家田哩。

太阳冒顶，我爹逮了两条黄鳝，搓了截草绳穿过腮拴着，提溜到我面前，一手接过牛绳，一手递给我，叫我给姑父一条，一条拿回家中午吃，“快回家吃早饭，吃好去上学——路上不许玩啊。”

村小学离我家百步之遥，喧闹声读书声，甚至刘老师骂人的声音都能清楚听到，所以我爹“路上不许玩啊”只是习惯性恐吓，一转身就到了，根本没时间玩嘛。我屁股头晃荡着我大姐二姐用过的到我这儿已是第三任的破得形同渔网的书包，到了学校，刘老师见我就凶：“一年之计在于春，你又迟到了！”我没理他，头一缩，跑进教室。刘老师凶人张嘴就来，一年四季都有理由，春天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夏天是“万物生长在于夏”，秋天是“收获之际在于秋”，冬天是“积蓄

力量在于冬”。在他眼里，一年四季都有意义，都不能耽搁，只有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浪费粮食。刘老师有资格脾气大，既当校长又当老师，而且像全科医生一样，当着全科老师，语文、数学、体育、唱歌，全教。

教室里十多个孩子，闹出的动静却是几百人的阵仗。刘老师拎把戒尺，站门口一声吼：“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赶紧噤声，转而拿出书本，张大嘴巴，使出吃奶的劲儿读书，“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与春天有关吧。上课了，刘老师一改一向的吹胡子瞪眼，春风满面地吟诵了一首诗：

春天到了
一群大雁往北飞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吟完，刘老师双手高举，微闭双眼，意犹未尽，脑袋向左边晃晃，又向右边晃晃，然后不动了，好一会儿眼才睁开，说：“孩子们，春天到了，你们就是这春天的小苗，快快长大吧。”刘老师说得深情，用的也是刚才吟诗的腔调，他长臂一挥，眼光追着挥动的手臂，“长大后成为雁，成为鹰，去飞向远方吧！”刘老师之前上课从没这样，我们都蒙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所以地激动起来，有几个性急的张开两只胳膊当翅膀，上下摆动，想提前飞了。刘老师看

着他们滑稽的动作，不制止，还笑，这也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们每个人的脸蛋儿都红扑扑的，直到下课才回过神来，一哄而散。

我爹我姑父的田整好了，村里其他人家的田差不多也整好了，为禾苗的进驻做好了准备。田里的黄鳝泥鳅草鱼们经这么一翻腾，全露了头。我们的伙食因此好起来，这是春天带来的福分。伙食好，长得应该就快些了吧。按刘老师说的，我们长大了，是要变成雁，变成鹰的，是要飞向远方的。我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就像盼望我们村每年都有这样的春天。



新蕊 李陶摄

美，不可辜负

石悦

我对美的认识，得益于两位小学老师。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年春天，学校组织少先队员到菱湖公园春游。自由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桃花林里钻来钻去捉迷藏。正玩得高兴，我看见一位园丁叔叔拿着大剪刀在树上修剪枝叶。不知怎么的，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折几枝桃花送给大姐。大姐每天送我上学，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刚折断一根花枝，园丁的喝斥声就传了过来。辅导员李伟老师闻声赶到，先是领着我去向园丁赔礼道歉，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我教训了很久。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李老师说

的话：“园丁剪的是残枝败叶，是为了让桃花开得更美。你折的是最美的花枝，美是供大家欣赏的，你怎么能折了算自己的呢？损伤了

美，自己会变丑。”我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学毕业前夕。教语文的吴俊老师给我们加了一堂古典诗词课。她说六年时光匆匆，转眼就要分别了，送同学们一首《静夜思》，这是李白的千古绝唱。吴老师讲得很投入，把“举头”“抬头”的用词之妙，“明月光”“地上霜”的意境之美，讲了一遍又一遍。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听，只有我心不在焉，东张西望。

下课时，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听。我不假思索，把邻居大哥的话重复了一遍：“不就是想家嘛，李白太矫情。”吴老师皱起眉头，沉思了很久，然后轻声对我说：“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可以不喜欢，不可以亵渎；可以不读，不可以不屑。不屑就是辜负，是对诗仙的大不敬。”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辜负美，自己会变丑。”

“辜负美，自己会变丑”——两位老师的这句话，惊心动魄，没齿难忘。当时只是一知半解，如今想来，真是醍醐灌顶。

大自然的美景，常常吸引着我。田园篱笆、松竹流泉、桃花潭水，都让我惊叹、吟唱、神思。夕阳晃一晃，一片鲜红；云朵移一移，心随之翻飞。我用目光打捞起那些细微的光亮，眼睛亮了，心也静了。

在所有美的事物中，我情有独钟

的是美文。十八年前，我在《安徽日报》发表了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学评论，提出文艺首先是供人观看或聆听的，因此它的初心和终极目标应该是美的——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既有滋味又有品位，既有情调又有格调。即便是有些作品离不开对“丑”的描述或演绎，但亮丑是为了审丑、改造丑、转化丑，使丑向美转化的过程具有震撼人心的正能量。我坚定地认为，只有作者内心有美，才能创造出美的作品。一个认知浅薄、灵魂丑陋的人，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精美的作品。

古人云：“读史不可无酒，谈禅不可无美人。”自古英雄爱美人。海伦的美，引发了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让“遭受苦难”的士兵们“无可抱怨”——这是何等的美！西施美得“沉鱼”，让吴王夫差沦陷；昭君美得“落雁”，换来了半个多世纪的汉匈和平；貂蝉美得“闭月”，演绎了董卓与吕布的父子厮杀；杨玉环美得“羞花”，先后博得两位帝王的恩宠。但绝代风华的美女，唯有“内秀于心，外毓于行”，才情与漂亮同馨，皮囊美与心灵美互映，方能天长地久。

美食也是人类的梦寐以求。我很欣赏这样的话：“佳肴如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美食是陶冶情操的艺术，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味蕾的感受，更是心灵的滋养。”古人赞美食的诗句丰富多样：杜甫的“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写的是家常之味；苏轼的“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说的是山野清欢；李白的“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赞的是持蟹饮酒之乐。一餐一世界，一味一天堂，美食的诱惑没有尽头。

然而，人性深处的恶，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产卵的地方。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些不为我们所愿的变化。好端端的美景，被封锁，被践踏，被毁损；香喷喷的美食，在走样，在变味，在欺市；鲜灵灵的美人，自苟且，自玷污，自混沌；活生生的美善，遭讹诈，遭诋毁，遭混淆。曾以为美得纯粹的《静夜思》，竟然被恶搞成低俗段子。就连那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至性至美，甚至流芳百世的美丽传说、英雄故事、最可爱的人，都无缘无故地蒙受不白之冤。我仿佛听到了“美”的呐喊和哭泣。

“辜负美，自己会变丑”——我坚信不疑。古往今来，美凝滞了多少匆匆脚步，点亮了多少晶晶瞳孔，抚慰了多少惴惴心跳，提升了多少灼灼灵魂。知恩图报，与美同行；忘恩负义，天地不容。辜负了美景，可能满目疮痍；辜负了美人，可能遍体鳞伤；辜负了美食，可能危在旦夕；辜负了美善，可能命运多舛。前车之鉴，后人之师。面临对美的侵害和亵渎，我不会匆匆转身，只会挺身而出。

《易经》说：“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人之道，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大美、真美、完美，都离不开一个“道”字——道德、道理、道路、道义。天道酬勤，地道酬善，商道酬信，业道酬精。我们应该做的是：不背道而驰，不离经叛道，不旁门左道，不歪门邪道，走金光大道。

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既合于自然，又近乎理想。美，是不死的光芒，未必光芒万丈，但一定温暖有光。美，是养眼、养心的愉悦之源、希望之氧。美，是灵魂的故乡，远离了，就迷失了归家的路。

